

【历史尘烟】

□薛君

驰骋纵横英雄气(下)

——追忆杨根思

有人说,英雄是孤独的。但杨根思的身后,挺立着第20集团军90多年光荣创建和战斗历程中的一座座英雄群塑。

2010年仲夏,我有幸调到第20集团军工作,心情特别不同寻常。这一年的11月29日,恰逢杨根思牺牲60周年。在庆典仪式上,许多即将退伍的老兵,面对营院广场前由著名雕塑家仇世森创作的英雄杨根思雕像,在寒风中流下了热泪。那是一种不舍和继承。不舍的是军旅时光,继承的是老连长的精神。而我无限敬仰地望着老连长杨根思怒目圆睁、怀抱炸药包纵身跃入敌阵的姿态,更觉得与杨根思的距离是那样接近,从来就没有遥远。

杨根思牺牲时才28岁,却被纪念了60年,而且还会永远被纪念下去。无论是新四军、志愿军、解放军,杨根思的英雄精神始终没有改变过,没有屈服,没有困难,没有退缩,只有冲锋,只有向前向前向前,只有胜利。

有人说,英雄是孤独的。但杨根思的身后,挺立着第20集团军90多年光荣创建和战斗历程中的一座座英雄群塑:“红色耶稣”凌福顺,在侦察敌情时被敌保安团包围,为掩护战友,他把敌人引向自己,最后受伤被俘。面对敌人严刑拷打,他不肯说出党的秘密,被敌人钉在十字架上施以凌迟酷刑,牺牲前高声呐喊:“我凌福顺会绝代,但是革命永远不会绝代!”“奋族雄鹰”兰阿嫩,闽东霞浦县畲族人,南征北战,机智多谋,先后经历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参加了血战黄土塘、夜袭浒墅关、火烧虹桥机场等许多战斗,1948年,不幸牺牲于淮海战役中,时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一团副团长,堪称英勇善战之模范。“独臂将军”廖政国,在给

部队讲解手榴弹的构造原理和爆炸威力时,手榴弹突然引燃,为保护听课的干部战士,他失去右手成了“独膀子”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,他先后8次负伤。1955年,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翻开该部的英模谱,在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就有170多人。爱兵模范黄志江,一级战斗英雄于洋官……一个个闪光的名字,如同一支支穿越时空的火炬,传递着一支部队的火种。

在该部旅史馆中,一段史料因发生在我的家乡,让我驻足良久:1947年7月2日至7日,该部前身——华野一纵一师参加了鲁南费县战役,全歼敌三十八旅6000余人。

我记得小时候听奶奶讲过,在费县战役最激烈的日子里,她与姐妹们连续三天三夜给解放军烙煎饼没合眼,这成了她一生中最高傲的记忆,以至于多年以后,她仍然印象深刻:“那些南蛮子兵,说话俺听不懂,早上起来还用牙粉刷牙,开始吃不惯咱们的煎饼,后来就吃惯了。他们人很好,一有空就帮着乡亲们挑水、扫院子。”

南蛮子兵,应该就是当年华野一纵的官兵,大多来自江浙地区,保留着吃大米的饮食习惯。如果我的奶奶还活着,她已经是百岁高龄的老人了。虽然目不识丁,可她一生的经历就是一本厚重的“教科书”,一句“人很好”就廓清了敌友。

还有1936年,“江南抗日游击纵队”向西转移时,在阳澄湖畔的芦苇丛中留下了36名伤病员。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与敌周旋,有的被捕后不肯说出伤员

下落,被残酷杀害。36名伤病员康复后,参加了江南抗日义勇军,令日寇闻风丧胆。后来根据这段故事改编的京剧《沙家浜》家喻户晓。1949年5月,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,部队进入市区后,严守纪律,被群众称赞为仁义之师。他们露宿街头的照片在各大报刊上登出来后,连美国人都感叹,“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”。

很多人知道《沙家浜》,却不知道36名伤病员是第20军某部的前身“江南抗日游击纵队”留下的,更不知道这36名伤病员后来会渐渐壮大成一个师,至今还保留着“沙家浜连”的荣誉连队;很多人都被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照片所震撼,却不知道这些战士的名字,更不会知道该部为了落实群众纪律,没有一个伤病员敲响上海居民家的大门。

也许,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,不是因为他的战火最近,而是因为他与人民最亲。

2005年5月,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军文员、后来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,走进杨根思连。在连队荣誉室内,认真听完介绍后,他手拂那面鲜红的连旗,沉思良久,挥毫抒怀:希望中美两军永远不要兵戎相见。

在今天的第20集团军部队,英雄文化已经植入了官兵血脉,英雄气概正在每一个人身上得到激荡,汇聚起实现中国梦、强军梦的强大力量。

我自豪,因为我成为杨根思部队的一员!

(本文作者为陆军第20集团军政治部主任,出版文学作品多部)

【电影笔记】

□王颖

苹果与榆树

打个比方的话,段子是苹果,而电影是……比如榆树。于是,《后会无期》后来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电影,一棵长满了虚张声势的苹果的、不好看的干巴榆树。

看完《后会无期》,回来翻了翻微博,果然,大家普遍认为韩寒还是去赛车比较好。

其实一开场好惊艳,旧苏联风味的岛歌出乎意料地好听,比后面炒作多时的邓、朴二位的歌先声夺人,更有趣的是画面和歌曲所构成的强烈反差。岛歌的歌词让人起了一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鸡皮疙瘩:东极岛我们不会离开你,生是你的老百姓,死是你的小精灵;画面却是连绵不断的废墟、黑洞洞的窗口、一个被人类遗弃的岛。从恶作剧式的音画对立中涌现出来的张力,让人想起韩寒曾经被赋予的高大上的公知角色。

但遗憾的是,这个角色在电影中的褪色和变味,竟然比现实中还要快得多。接下来,三个男人出发寻找邻居女孩周末,而周末在一个影视摄制基地做替身。几个人会面后,边走边聊,此处用了一个很郑重的横移长镜,且矜持文艺地和人物隔开相当长的距离,前景常常是正在候场的“日本兵”,背景也是各种正在拍摄的夸张的抗日电视剧场景。这个野心勃勃的长镜,大概是顺手一笔,用来讽刺全民意淫抗日的十足阿Q风范。然而,这份聪明的讥讽不足以挽救长镜在场面调度上的单调乏味,它仍然充满了如初学写字者的僵硬和胆怯。

类似的对于画面语言的热情追求,在电影前部比比皆是。比如,夜色中,摄影机紧跟随着疾驰的polo车,忽然,车子向右一拐,而摄影机却径直往左而去——摄影机故意将主体跟“丢”了。又比如,周末扮演的角色被日本人爆头,枪声一响,画面却忽然转场到急刹车的polo,男人们吃惊地下车查看,以为爆胎了。但韩寒的问题就在这里,爆胎就止于爆胎,爆胎或并没有爆胎并不构成下一步情节的推动力。这和他电影中讲段子的方式是一样的,段子是段子,情节是情节,段子与情节毫无关系。打个比方的话,段子是苹果,而电影是……比如榆树。于是,《后会无期》后来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电影,一棵长满了虚张声势的苹果的、不好看的干巴榆树。

甚至,在接下来的部分,韩寒对于电影语言的追求都没有持续下去,连聪明却肤浅的讥讽也不再,剩下的只有



油滑虚伪,不知所云的说教。这和现实中韩寒在传播情境中的角色变化,竟然是惊人的一致。一个曾经被赋予少年鲁迅的角色,在这个奇怪的社会里,迅速变成了一个段子手、金句王。

电影后期唯一的亮色,在于那个莫名其妙出现的火箭发动机残骸。它让人想起《三峡好人》中,那在背景中悄然划过的天外飞行器。荒漠中的巨大钢铁残骸,其黑色的违和感勉强压住了青年人的矫情和故作。而在此片中煞有其事地奉献出了若干金句的贾樟柯的出现,似乎也证实了《后会无期》对经典的致敬。

《后会无期》是公路片,然而画面和故事的苍白乏味、浅薄无趣,让人怀疑韩寒对此类型片的阅片量。毕竟,公路是一种象征,它通往心灵,连接生死,奔驰在公路上就是奔驰在巨大的寓言中。替导演辩护的人也许会说韩寒走的是“反”类型路线,如果一定要这么说,那么可以称《后会无期》是“非”而不是“反”类型电影。看看特吕弗的《枪杀钢琴师》,就能够明白“反”类型电影对电影语言的革命性

意义以及《后会无期》式的“非”类型的散漫与毫无意义。还有专家称韩寒的电影拯救和挖掘了一个伟大的电影传统——“作家电影”,这个……想想丰富艳绝流淌不息的作家电影《广岛之恋》吧。这样的评价还是当做一个笑话来看比较得当,对评和被评的双方都好。

但是,起码有一种感觉韩寒在其作品中表现得极为地道,并且和国际成功接轨,那就是他的厌女症情结。他的电影中没有真正的女性,所有的女性都是男性在想象中完成的,用以满足男性形象的拯救欲,或者充当男性和父亲割裂从而完成自我成长的那把刀。所有的女性,其实都是钟汉良头盔上他妻子的美貌照片。中外影史上,患有厌女症的出色导演比比皆是,国内比如宁浩,西方比如罗西里尼。这与性向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。厌女症导演常常有更浓郁的男性荷尔蒙的分泌倾向,爱女性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,对于他们而言,所有的爱都只是爱自己的幻象和盾牌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,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,电影学硕士生导师)

我是幸运的——在藏历新年初二这一天,能够追随着藏族同胞,朝拜大昭寺这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。

我独自一人,在8点多钟出了饭店,走到西藏军区军史馆附近,加入了朝佛的队伍中间。我被夹在藏胞们中间,尾随在他们身后,看着原本相互陌生的他们笑吟吟地打招呼,听着吐字快而清晰的藏语,恍若置身于一个大家庭中。他们正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,他们的脚步深深地扎根在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地方,你可以说他们的双脚如犁铧,缓缓穿过播种和收获希望的土壤;他们的脸上留下太阳的印记,那是与阳光亲吻、辛勤生活的细节,也是被信仰虔诚煨过的肤色,他们从不缺乏快乐,无论谁都是一眼汨汨喷涌如阳光的欢乐泉。他们的手中拿着哈达,提着暖瓶或其他容器。我起初不知道这些容器里盛装的是什么,但我想肯定与他们心中这尊永远停留在12岁的佛祖有关。

队伍跟在时间后头慢悠悠地挪移,进入大昭寺前的广场,已是正午。我终于

【简看西藏】

转经朝佛路上

□简默

近距离地看见大昭寺了,它的法轮双鹿被阳光洗得通体发亮,给我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队伍却绕过它,上了八廓街,自西向东画那个圆湾。

队伍拐向寺院的背后,路上不断有转经的人走过,他们脚步匆匆,神色平静,右手攥着转经筒,边走边转,嘴里念念有词,旋转声与风声相碰,使他们的内心单纯如水,脚下坚定如石。走到尽头是“玛吉阿米”餐吧,向东继续画那个圆湾。西侧的藏式白色楼房像一堵屏障,遮住了阳光,但另一种阳光——信仰,却无时无刻不照耀在我的心头,它像一条安静而执著的河流,从我的身体中央穿过。眼看着一步一步地接近寺内,我的心竟然莫名地激动起来。

终于迈过那道又高又厚的木门框,进入了寺内,沿着顺时针方向来到一个宽阔的露天庭院,继续向前走,迎面是一排排跃动的火苗,数百盏点燃的酥油供灯亮在数百只铜碗中,无声地表达着信徒们的虔诚和祈祷。红色火苗扑扇起金色翅膀,像沸腾的血,静静地流淌,映照着脸上信仰的阳光。藏胞们有的端起暖瓶,小心地向下倾注着清亮的液体,一滴不漏地注入了杯中;有的捧着汤匙,缓缓地自袋中舀着那些亮晶晶的凝固体,一匙一匙地倒进杯中。

我熟悉这种气息,是酥油的味道。在西藏大地上,这是无处不在与你邂逅和热恋的味道。还有一种是藏香。它们相依相偎,形影相随,一起摆动着柔软如筒裙的腰肢,传达着某些同样柔软的精神,抵达藏胞们偎依在佛的脚边的今生今世。

酥油以流淌或凝固的形态,不紧不慢地注入佛的内心。有的火苗被折断了飞翔的翅膀,但他们马上双眼注视着它,轻轻地帮它们接上这些明亮轻盈的翅膀,使它们能够最终飞抵他们心中的佛。一盏盏酥油供灯从内心捻出热情,跃动着自己的心跳。这是它们的心跳,也是信仰的心跳……我紧紧追随着人们的脚步和背影,一步一步地走近12岁的佛祖,聆听他慈悲无边的心跳……

现在我来到了他面前,他盘腿趺坐,姿势优雅,眉眼慈善,端庄亲切。我仰视着他,双手合十,弯腰闭目,垂头默祷。他,不语,但对我想说的和所说的都已洞悉于胸;我,默默,从他的指间、表情中已获取力量和信心。有僧侣布施给我一个香蕉。离开佛堂时另一个值班的僧侣手捧佛祖金身穿过的圣衣,我忙弯腰探头,僧侣在我头顶轻敲一下代替摸顶赐福。

迈过那道又高又厚的木门框,站在一旁细细打量,就那么一道不太宽的门,左边进,右边出,左边的人带着虔诚与渴望,右边的人挂着满足与欢欣,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,丝毫不乱。

再看手中的这个香蕉,它又长又大,面目金黄,如一钩弯月,像是从寺内壁画中走下来的,让这个下午始终保持着安静。我决定精心收起它,随身带着它乘飞机,坐火车,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,与他们一同分享这份来自佛祖的祝福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年散文家)